

研究法系列

量化的反思

重探社會研究的邏輯

Making It 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eory

Stanley Lieberson 著

陳孟君 譯 · 郭文般 校訂

巨流圖書公司 印行

量化的反思

重探社會研究的邏輯

Making It 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eory

著者：Stanley Lieberman

譯者：陳孟君

校訂者：郭文般

Making It 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eory

Copyright © 1985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120 Berkeley Way, Berkeley, California 94270 U.S.A.

Th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6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量化的反思：重探社會研究的邏輯 / Stanley
Lieberson 著；陳孟君譯。 -- 1版。 -- 臺北市：
巨流，1996[民 85]

面： 公分

譯自：Making it 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eory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57-732-070-8 (平裝)

1. 社會學—研究方法 2.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540.1

85013258

量化的反思

——重探社會研究的邏輯

一 版 1996/12 1997/12
1993/3 2001/9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280元

原 著 者：Making It 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eory
原 著 者：Stanley Lieberson
譯 者：陳孟君
總 編 輯：陳巨擘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
請寄回更換。

出 版 者：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創 辦 人：熊 嶺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48巷5號
電 話：(07) 23711031 · 23148830
傳 真：(07) 23815823
經 銷：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 話：(07) 2265267 · 2261273
傳 真：(07) 2264697
郵 撥：41299514
裝 訂：台灣高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合 發 行：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巨 流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 957-732-070-8

<http://www.liwen.com.tw>

E-mail: liwen@mail.liwen.com.tw

【簡介】

譯者～

陳孟君：台大社會系畢業

Rutgers University

社會學碩士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公共衛生碩士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校訂者～

郭文般：中興大學畢業

台大社會學碩士

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

中興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英語的普及：由於條件不可避免的改變而不可逆轉 84
「其他情況均相同」的情況從缺下的不可逆轉的過程：
一個形式的分析 87
結 論 93

第五章 變異量、分析的層次和研究問題 97

變異量是一個統計上的必要條件 98
已解釋變異量的錯誤詮釋 99
快樂是被解釋的變異量 101
少一點可能比較好：應該要解釋多少的變異量 103
重力：給社會研究的一課 109
分析的層次 117
美國的犯罪情形：不適當層次的例子 120
對目前通用的以及其他可能的研究法的影響 125

第六章 控制變項 131

一個非傳統的觀點 133
再談選擇 134
選擇與控制：例子與解說 137
脈絡分析與控制 147
控制變項的本質 150
自變項之間的關聯 151
為什麼自變項在分析單位之間不同 156
結論與評論 158

第七章 再談當前的慣用研究法 163

研究結果的解釋要視研究目的而定 164
再談控制 171

因果順序和控制 172

第二部分 尋求解答

第八章 為今之計? 183

第九章 重新思考因果關係 187

對稱的和不對稱的因果 187

發展和評估因果法則時會有的偏誤 191

因果分析和橫斷性的資料 192

驚人的變因和事件 196

根本因和表象因 198

選擇因果模型 208

第十章 從控制到結果 213

另一種方式看控制變項 213

使用控制變項究竟為何? 223

分析結果 225

第十一章 進一步的建議 231

研究的功能 232

提出較好的研究問題 236

資料的社會理論 243

如果是正確的，那麼就拿出證據來 245

轉換的法則 246

結 語 247

中文版附錄 251

作者註 253

參考書目 261

名詞索引 269

人名索引 281

圖 次

- 圖 3-1 二次世界大戰時瑞典的生育率 59
- 圖 4-1 不可逆轉的因果因素(一) 89
- 圖 4-2 不可逆轉的因果因素(二) 92

表 次

- 表 2-1 不同選擇性和控制變項的組合對自變項和依變項關係的影響 33
- 表 2-2 不同的選擇和控制變項組合對自變項和依變項關係的影響 (情境 V 和情境 IX) 36
- 表 2-3 不同的選擇和控制組合對不相關的自變項和依變項之間關係的影響 39
- 表 4-1 Y 和 X_1 之間可逆轉的與不可逆轉的因果關係 73
- 表 5-1 職業流動的標準研究模式與社會研究者可能研討重力的方式二者的比較 111
- 表 6-1 成人時的 SES、懷孕時的年齡，和青少年期的可能 SES 的關係：假設的分佈 141
- 表 6-2 SES 成就，假設各組的懷孕年齡不同，組內的差異則是隨機分派的 142

目 錄 ∞∞∞∞∞∞∞∞∞∞∞∞∞∞∞∞ V

表 6-3	青少年期 PI 組：他們成人時的實際SES和懷孕時的年齡交叉分配表 143
表 6-4	青少年期的 PI 組 145
表 6-5	假設的三元交叉分配 146
表 6-6	自變項之間的關聯 154

前 言

近代經驗社會研究奉為基礎的方法論是本書所要探討的主題。經驗研究內在的本質，包括邏輯、程序、假設、限制以及潛在的功能，都是本書檢討的對象。不管是對現今習慣用法的批判性評論，還是改進的提議，本書的論點均和社會科學現有的思想學派不盡相容。為了使不必要的爭議和誤解減到最低，有必要在一開始就說明本書的源起，它想達成的目標，以及它不打算做的事。我很體諒當今美國社會學強調嚴格與量化的經驗研究想要達成的目標。然而，為了耐心的讀者即將會更明白的理由，我不得不說，這個經驗研究的事業中，有很多程序和假定充其量只是在追求一個持續運轉的機器而已，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作用。更糟糕的是，經驗社會研究現行的某些正常作法，事實上是具有反效果的。所謂好的社會研究，依照我們現在的定義，卻含有有害的標準和思考過程，錯誤的經驗性結論便是出自其中，導致我們拒斥好的觀念，而卻接受錯誤的觀念。

有些學派企圖說服我們，放棄嚴格的經驗社會研究。幸好，我們不需要如此。我們所需要做的是重新思考那些由自然科學中抽取出來而為社會科學之基礎的類比。因為那些類比是不恰當的，導致我們追求不可能的研究模式。經由重新思考，我們可以以更有效的方式貼近社會研究的潛能和限制。所以，本書不是以棄絕或痛苦的心境來書寫的，而是試

圖重新思考經驗社會研究方法論所內含的基礎。如此，我相信，我們可以為經驗研究發掘出很多新的機會，避開陷阱，並且對激發研究、回應結果的理論提出新的要求。

這些結論，以及針對經驗社會研究所提出的替代性思考方式，得之不易。大約在 30 年前，我還是大學三年級的學生時，當我讀到《芝加哥：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實驗》（*Chicago: An Experiment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T. V. Smith and Leonard D. White, eds., 1929）這本書時，我開始思考社會研究的本質。在當時，這本書出版已有 25 年了，卻令我印象深刻。書中收錄了一羣在芝加哥大學對經驗社會研究持有一股社會學狂熱的社會科學家所寫的文章。如果自然科學家所使用的實驗法在社會世界中無法複製，那麼，退而求其次，必是在現實世界中許多可能可行的實驗模擬，藉此，所有顯著因素可以被決定和測量。書中的索引包括很多「實驗室」、「測量」，和「資料」這類名詞。這真是一羣對社會各種不同面向進行經驗研究的學者。思索或辯論這些問題並不能滿足他們，所以，他們以模擬自然科學的研究程序來解答問題。我覺得很有意義。之後，在五〇年代就讀芝加哥大學的研究所時，我第一次對社會科學的這些基礎有所保留。那時我正在修已過世的 J. S. Slotkin 的一門「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課。其中一本指定教科書是 Morris R. Cohen 和 Ernest Nagel 在 1934 年合寫的經典之作：《邏輯與科學方法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Scientific Method*）。我想，截至當時為止，至少就他們在書上所描述的嚴格科學程序而言，我所讀過的研究文獻，大概很少能通得過 Cohen

和 Nagel 的標準。為什麼會這樣呢？

1958 年，美國社會學學會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Research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的「評估研究出版」的三年計畫在《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發表一篇報告。針對在兩個主要雜誌上所發表的 17 篇文章所用的研究法，委員會所給的分數平均值落在「不合格」和「合乎標準」的中間。這表示一般的文章比「對解決問題提出有幫助的建議」好一些，但是又不到「嘗試性解答」的程度。

當然，許多人都很清楚，經驗研究和理論很少是合作無間的。Robert K. Merton 就曾成功地對照比較了貢獻良多但缺乏經驗基礎或力道的主要歐洲理論家與相對較為實際但貢獻不多的美國社會學家（1957：439—454）。經驗研究和理論之間的問題難道沒有辦法可以解決嗎？為什麼理論和研究經常化離而鮮少能夠相互影響？雖然經驗研究經常不符合科學模型的理想，或者未與理論做密切的互動，但長久以來，這對從事研究、企求解答的研究者，卻並不是令人沮喪的問題。數年之後，Kuhn 在 1962 年針對自然科學發表了一個頗令人信服的議論，那就是，簡要的經驗研究實際上少之又少，而且自然科學也不是以這種簡單的方式進步的。不過，這是題外話。

近年來，對經驗研究有更多的考量之後，我逐漸做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所遵循的這個系統有些地方有點問題。在和同事以及其他機構的學者交換意見之後，我發現，有這種感覺的人不只我一個，而且他們也無法肯定到底那裏出了差

錯。一個間接得自一位諾貝爾生物學獎得主的評語使我的思考有了一些進展。這個生物學家在稱讚一篇社會學的專題論文的同時，對這篇報導以及大部分的社會研究侷限在以各種不同的自變項來解釋依變項變異量的作法感到困惑。被他評論的作者和我，在當時對這個評論苦思了一陣子——如果不這麼做，又該怎麼做呢？想得越深，我就更體認到目前所用的這種研究方式在經驗社會研究中是多麼的根深蒂固。雖然這個研究取徑的基本前提有問題，但它們已經成爲我們思考方式的一部分，所以很少人會對這一個研究方法做批判性的檢討。也許，在不知不覺中，我們正遵循引導我們走向死胡同的假設和程序。

順著這個線索探求下去，幾年之後，我對社會研究的失敗和弱點有了一個新的結論。而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不在於要更多的人做「更好」的研究（「更好」是依據目前的標準來定義的），也不在於花費更大的心思去把嚴格的經驗研究和重要的理論問題關聯起來。即使是讓理論家參與收集資料或者針對別人的資料提供意見，也不足以解決問題。爲什麼理論和經驗研究不太有相關？爲什麼以經驗研究爲基礎所制定的政策經常失敗？爲什麼經驗研究的結果老是不一致？對這類的問題，我有非常不同的詮釋。也就是說，以目前的社會研究，要經驗研究做到我們所預期的目標是不太可能的事。因爲它所引以爲基礎的自然科學實驗模型的類比，在社會研究中根本行不通。

本書的目的不在於替沒有研究爲基礎的理論說項（事實上，很多對社會研究的批評理論也適用於許多理論的基礎邏

輯)，也不在於呼籲建立一個丟棄統計和量化研究的全新社會學。同時，我也不贊同命題形式化，好像只要我們小心地分辨推論和定理、定理和命題，社會學和物理學之間的不同就會消失。這些都不是本書的目的。相反的，我尊重對經驗社會研究的追求，但是也認識到一個重大的改革是迫切需要的。因此，本書的目的在於改進目前社會學中非實驗經驗研究的內在邏輯。的確，我認為目前的一些習慣作法，離題太遠，以致造成社會學作品的背後邏輯顯得貧乏無力。

既然主要的目的是改進社會研究及其相關理論，有兩個很吸引人的課題，但不是本書的討論重點，順便在此提一提。首先，我沒有任何企圖以任何正式的方式，精確地判定自然科學到底都怎麼做研究。能夠從它們那兒獲得啓示和觀念，固然不錯，但是思考不周的模仿注定要失敗。其次，科學哲學家對方法論的興趣對我而言，不及社會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來得重要。不過，我也不會頑強地拒絕有助益的概念性工具。最後，有許多學者對我寫這本書的一些回應值得在此一提。他們雖然也同意經驗研究的程序可能立基於一些很脆弱的假定，但他們也認為除非能提出一些更優越的方法，否則沒有必要多談這個問題。我可以理解他們的關切。畢竟如果昨天所遵循的法則不再被接受了，那麼我們今天可以做什麼呢？所以，我儘可能提出新的解決方法和新的觀點。不過，習於閉關自守者，最宜自攻其短。逃避遲早要面對的問題沒什麼好處。如果一個目前使用的程序有明顯的錯誤，我會毫不遲疑地提出來，即使替代方法還有待發展。

集中精力處理這個問題，開始於我在多倫多大學（Uni-

versity of Toronto) 當優秀訪問教授 (Claude Bissell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 的那一年, 感謝 Raymond Breton, Robert Brym, Bonnie Erickson, W. W. Isajiw, Robert MacKay, Harry Makler, Jeffrey Reitz, 和 Gail Sarginson 與我討論書中的種種問題。我要特別感謝 Barry Wellman, 由於他的鼓勵, 這本書才得以寫成。另外, 還要感謝亞利桑納大學 (University of Arizona) 以前的同事, 目前加州柏克萊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Berkeley) 的同事, 還有其他不吝賜教的人: Howard Becker, J. T. Borhek, the late Donna K. Carter, Bernard P. Cohen, Richard F. Curtis, Ray P. Cuzzort, Otis Dudley Duncan, Claude S. Fischer, Neil D. Fligstein, Glenn V. Fuguitt, Andrew M. Greeley, Travis Hirschi, Michael Hout, Gary F. Jensen, Leonard V. Kuhl, Keith E. Lehrer, Robert C. Leonard, Rebecca Lieberman, Roland J. Liebert, Patricia MacCorquodale, James McCann, William Mason, Jerry L. L. Miller, Albert J. Reiss, Jr., Peter H. Rossi, Merrilee Salmon, Martin Sanchez-Jankowski, Lawrence Santi, Karl F. Schuessler, William H. Sewell, Michael E. Sobel, James A. Wiley, and James J. Zuiches.

也特別感謝亞利桑納大學當時的校長 Paul Rosenblatt 對寫這本書的特別了解與支持, Pamela Anstine, Mark Scarbez 以及 Mary C. Waters 幫助本書的編纂和研究。Jo Migliara 為這本書打字。Jean Margolis 協助把草稿集合付印。另外, 也特別感謝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ES-8207346) 撥款贊助。還有加州柏克萊大學, 調查研究中

心 (Survey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以及 Allen D. Grimshaw 和 Donald Treiman 對本書的詳細批評與建議。

在大部分的討論當中，我儘量避免針對特定作者的作品來討論。書中所做的評論是針對一般性的議題而發的。對那些爲了協助討論而特別指明的幾個研究，希望作者能理解，我純粹是以尊重和讚賞的態度來澄清那些研究形成和發展過程的。

Stanley Lieberman
於加州奧克蘭，大湖區

